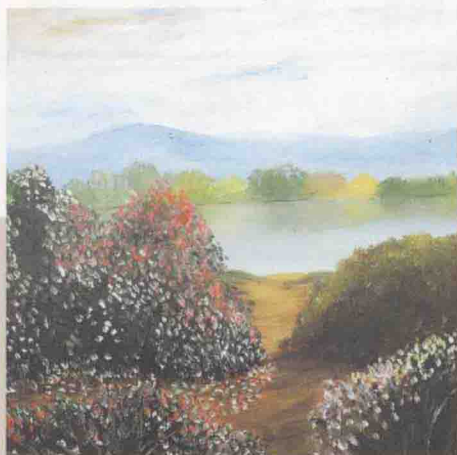


瓦尔登湖

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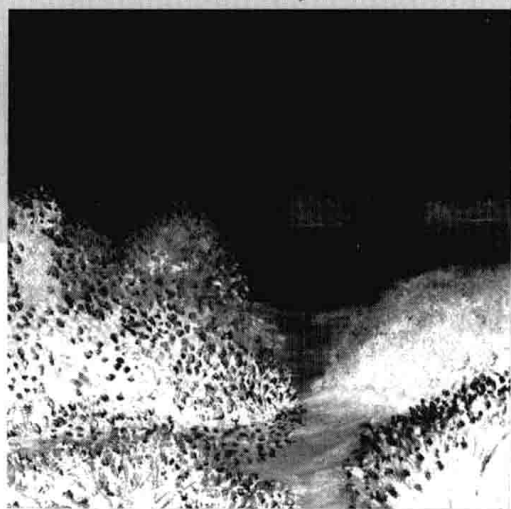


【美】亨利·戴维·梭罗◎著
仲泽◎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瓦尔登湖

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



【美】亨利·戴维·梭罗◎著
仲泽◎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瓦尔登湖 / (美) 梭罗著; 仲泽译. —2版.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411-3876-8

I. ①瓦… II. ①梭… ②仲… III. ①散文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84555号

WAERDENGHU

瓦尔登湖

[美] 亨利·戴维·梭罗 著
仲泽 译

责任编辑 贺 树 (156364808@qq.com)

责任校对 郭 健

责任印制 唐 茵等

封面设计 张丽娜

版式设计 张 妮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制 作 四川经典记忆文化传播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203mm × 140mm 1/32

印 张 13

字 数 260千

版 次 2014年10月第二版

印 次 2014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876-8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还原梭罗（代序）

亨利·戴维·梭罗，生于1817年，美国杰出思想家和文学家，是美国“文艺复兴”的中坚人物和美国精神的奠基者之一。

梭罗于1833年入哈佛大学，受教于当时的精英，1837年毕业。大学毕业后，曾跟哥哥约翰创办学校。1839年，兄弟俩曾在康科德和麦里马克河上泛舟而游，这段经历他后来写成《河上一周》并于1849年出版。1845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那天，梭罗移居瓦尔登湖畔，直至1847年9月6日结束，这段经历产生了著名的《瓦尔登湖》。回到康科德之后，他曾替师友爱默生照料过一年的家务。1849到1853年之间，梭罗曾有过几次短暂的旅行，这为他故世后出版的作品提供了素材。1854年，经过他七易其稿精心结撰的《瓦尔登湖》得以问世。此后更多的时间，他依然僻居于康科德的狭小天地，以土地测量和铅笔制作谋生。与此同时，他致力于自己其他作品的撰写和文稿的整理，写下了两百多万字的日记，这也成了他作品的主体。

1862年，梭罗因肺病辞世，终年45岁。

梭罗因为在瓦尔登湖畔的经历，被时人目为异端，而被后世誉为“隐者”。然而，这是莫大的误解，尽管爱默生在梭罗谢世后就明确地予以批驳，梭罗自己也曾说，“我并非生来就是隐士，若有必要，我可能会安坐在酒吧间，并且比屁股最沉的常客坐得还久。”但是，作为“隐者”的梭罗却是留给广大读者的主导形象，甚至，让人惊讶的是，清教徒式的思想家不时被误解为模山范水的小资人物。

一

中国隐者总是餐霞饮露、高蹈方外，他们终老泉林，了无烟火气息。纵然将梭罗归为隐者，他也绝非这种形象，他在流连自然，沉吟山水的时候，并没有忘却自己的时代，更没有忘却对人类价值体系的反省和批判。在《瓦尔登湖》的叙述中，不时见出他发聋振聩的社会批评。

1845年春天，梭罗便在湖畔开始营造小屋，他在书中详尽地开列了所有花销，除去自己的人工外，建房成本为28.125美元，并由此引发了他关于房屋无比丰富的思考。

他在第一章《简约地生活》中说，“连空中的飞禽都有它们的鸟巢，狐狸则有自己的洞穴，野蛮人也拥有各自的棚屋，但是，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拥有自己的住所。在文明尤其普及的重镇和都市，拥有自己住所的人

寥寥无几。”原因很简单，“一套普通住房的价格差不多需要八百美金，即便一个劳力不受家庭的拖累，他要攒够这笔钱也得花上十到十五年的时间——将一个男人一天劳动的经济价值估为一美金，因为考虑到如果有些人挣得多，其他人就会挣得少——因此，在他挣得自己的那间‘棚屋’时，势必已经耗掉了自己的大半生命。”而更加深刻的原因却是：

“一个阶层有多豪奢，另一个阶层就有多贫穷；一边是宫殿，另一边是救济院和‘沉默的穷人’。”他说那些身居陋室的人，“因为寒冷和痛苦，蜷缩身子已经成了一种长期的习惯，以至无论老少，其形体就永远那样缩着，肢体和官能的发育遭到了抑制。”因此呼吁，“正是这个阶层的劳动所创造的成果使我们这代人显得卓越特出，对他们的处境给予关注绝对说得过去。”

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托马斯·莫尔思考的余绪，也是宋人“陶尽门前土，房上无片瓦”的描绘在十九世纪美国的写照……因此，提到金字塔的时候，他愤慨地说：“他们（按：奴隶）消耗着生命，在给某些野心膨胀的蠢货建造坟墓，只有将这帮蠢货投入尼罗河淹死，然后抛尸喂狗才更加智慧，更加勇武。”

随着对慈善事业的批判，他的锋芒指向了普遍的不公：“有人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奉送给了穷人，可能恰是此人正在拼命却徒然地解救着他以自己的方式全力制造的苦难。”这番思考以严厉的质问结束：“你吹嘘什么将十分之一的收

入献给了爱心，或许，你应该如此支配那其他的九分，然后收场。到头来，社会仅仅收回了十分之一的财富——这应该归功于因其占有而得以彰显的慷慨，还是政府对正义与公道的怠慢轻忽？”

跟其他思想家一样，梭罗认为，文明社会是文明公民的作品，而文明公民又是文明社会的产物，文明公民的培养则是教育的最高目的。然而，当世的学校教育又是如何？他拿自己曾经就读的哈佛大学开始了讨论。

“剑桥学院（按：今日的哈佛大学）的一间学生公寓，比我这间小屋大不到哪里，而仅仅是年付的租金就得三十美元，且不说这家公司还要在一个屋顶下修三十二间毗连的房屋取利。”在他眼中，大学成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除了生命的艺术，什么都会传授，什么都会实践——用望远镜和显微镜审察世界，从不使用他的双眼；研习化学或力学，而不知道面包如何烤制或何由挣得……”关于所受的教育，他说：“让我震惊的是，在离开学院时我被告知我已经精通了航海术！”而研习经济学的学生，“就在他阅读亚当·斯密，阅读李嘉图，阅读萨伊的时候，却不可挽回地将自己的父亲拖入了债务。”

社会的荒谬和不公背后，是赤裸裸的罪恶。

他在第八章《镇子》中写到，“一天下午，我到镇子上鞋匠那里去拿鞋时，我被捕并被投进了监狱，原因我在别处曾经提及，就因为我没有为一个将男人、女人和孩子像牲口

那样在参议院议事厅大门口进行买卖的政府纳税，就因为我不认可这样的权力。”这是对蓄奴制度的强烈憎恶。奴隶是天经地义的商品，正如他所说，“我几乎没有必要拿南方各州的那些劳力来说事，是他们为本国提供了大宗的出口产品，而他们本身也是南方的主要产品。”

上述引文中“原因我在别处曾经提及”，指的是他的另一篇名作《论公民的不服从》。他曾经为反抗蓄奴制的斗士约翰·布朗奔走呼告，且撰文声辩。梭罗关于社会变革的这种温和态度影响了一大批人，比如列夫·托尔斯泰、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等人，也为人类社会的变革提供了另一种值得思考的途径。

二

面对社会不公和罪恶而大声呼告的梭罗，又是一位笃爱艺术、有卓越文学修养的文学家。他在指斥人类罪恶的同时，也留下了世间最浪漫的吟唱。

写到他的“栖心”之处，梭罗在第二章《我居于何处，又因何而生》中有无比动人的吟咏：“屋顶上拂过款款的清风，跟掠过山脊那样滋润和畅，它捎来若断似连的曲调，那是将大地之音滤过之后剩下的天籁之响。早晨的风儿永不停息，造化的诗篇永不间断，但是却鲜有耳朵去聆听。对世人而言，奥林匹斯只在天外，举世皆然。”

这是牧歌田园式的歌颂，而他在第十七章《春》中对春天的礼赞则成了最美的一组颂诗：

太阳终于开始直射了；暖风驱散了雾霾和阴雨，消融着岸上的残雪；太阳驱散了雾气，撒播着柔柔的光线；大地气象万千，黄白相杂的蒸汽像熏香一般缭绕飘荡；游人取道其间，从一个小岛到另一个小岛，心田激荡着溪水与小河的淙淙欢唱——它们脉管中冬天的血液正在奔向远方。

春的浪漫、温润，以及无坚不摧的力量在梭罗的笔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描绘，梭罗写出了世界文学园地中关于春天的绝妙好辞：

在一个欢欣的春晨，所有人的罪孽都能获得宽恕，这是洗刷恶行的日子，这时候，在强劲灼热的阳光下，最邪僻的罪人也会回头。我们返回了真朴，便能见出邻人的真朴，或许在你眼中，昨天的他还是一个盗贼，一个醉鬼，或者一个好色之徒，你对他只是同情，甚或鄙弃，也因此对这个世界感到绝望；但是，当艳阳高照，温暖了初春的第一个早晨，让世界焕然一新，你遇见他在恬静地劳作，看到在他往昔挥霍放纵的血管中，充溢着宁静的快乐和对新日子的祝福，满怀婴孩的纯真品味

着春的浸润，这时，你会忘却他所有的错误。

然而，这种描绘都是“隐逸文学”的常态，“隐者”梭罗的浪漫更有格局和气象。

梭罗很多描绘已经成了该类题材的典范，除了对蚁群大战的著名描绘外，他对猫头鹰深夜号叫的文字也闻名遐迩。

这也是忧郁的墓园小曲，自戕的恋人在相互抚慰，在阴森地府的林间追忆着超尘拔俗的创痛与欣悦……它们用这种幽暗含泪的音乐风格，徒然地唱着自己的追悔和叹息。它们是精灵，是消沉的精灵在传递阴郁的兆头，也是沉沦的灵魂，一度有着肉身之躯，暗夜中走在人间，从事着黑暗中的勾当，现在，回想着当时的罪恶，用凄厉悲恸的圣歌和挽曲偿赎着它们的孽债。

他对鹤鹑眼神的描写也是绝唱：

它们的眼睛大方安静，那种极其成熟，然而无比纯净的神态让人难以忘怀。所有的灵慧都似乎写在那双眼睛里面，其中不只是童蒙的纯真，也有经过历练得以升华的智慧。这双眼睛是造物者的馈赠，跟它映出的苍穹一样久远。大森林再不会呵护出这样的珍宝，游人也难得机会欣赏如此明澈的水井。

物是人非的慨叹是文学艺术永不过时的话题，梭罗写到满目荒圯的时候曾说，“多么哀恸的举止——把井口彻底封死！封死水井就打开了泪井。”他说，“门板、门楣和门槛早已荡然无存，而活泼的丁香又送走了一代人，它们依然会在每一个春天绽开芬芳四溢的花蕾，留给沉思的路人去把弄。”而这株丁香却是一个孩子手植的，他何曾想到，“在半个世纪之后，当他既已长大又离开人世，它会隐隐地向那位孤独的漫游者述说他的往事。它美丽地开花，芬芳地传香，依然跟它的第一个春天那样，让我铭记着它那娇嫩、温婉、欢欣的花色和芳香。”

梭罗的超凡才华不仅见于命意遣词，也表现于篇章的营构。他在瓦尔登湖畔“隐居”了两年又两个月，然而《瓦尔登湖》的讲述被精心地安排在一年之内，十八章文字的布局显示了卓越的匠心和恢宏的格局。

第一章《简约地生活》是导言，而第十八章《结语》则是结论，紧接着，通过第二章《我居于何处，又因何而生》，他奠定了一个基点开始了朝圣之旅，而倒数第二章则通过《春》的描绘，意味着旅程的圆满结束。剩下的十四章也是两两相对的格局：宁静对声音（《阅读》和《声》），独处对社交（《远离尘嚣》和《访客》），乡村对市镇（《豆田》和《镇子》），纯净对堕落（《湖》和《柏克田庄》），精神对动物性冲动（《更高的原则》和《禽兽比

邻》），当下对既往（《室内取暖》和《往日的居民和冬天的访客》），动物的自然生活对人类向自然的探索（《冬日的动物》和《冬日的湖泊》）。^[1]

三

当我们惊讶于一个“隐者”金刚目般的社会批评时，他又为我们展示了诗人和歌手的浪漫，然而，这位浪漫的吟者却又以渊博学者的身份让我们再度惊叹。梭罗对科学充满了热情，甚至到了膜拜的程度，因此杰出的文学家梭罗又是渊博、严谨的学者。

梭罗对大自然形容声貌做了巨细无遗的观察和记录。

在第十三章《室内取暖》中，他详尽地记录了从1845年到1853年间瓦尔登湖彻底封冻的日期，同样，在第十七章《春》中，1845年到1854年间瓦尔登湖的彻底解冻也有准确的记载。关于1854年的解冻，他写到，“到了54年，（全面解冻）大概是4月7日”。关于这条记录，他没有忘记加一个表示难以确定的辞藻“大概”。

周详的记录还见于瓦尔登湖和周边湖泊与河流的水温。

由于梭罗曾经做过土地测量员，1847年离开瓦尔登湖之

[1] 本段文字参考美国梭罗专家Schneider先生的著作，见于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nry David Thoreau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年)第97页。

后，他依然通过这种工作赖以谋生，因此，《瓦尔登湖》中出现了很多与度量相关的数据，比如，在《室内取暖》中，他写到了冰中的气泡，除了交代其相状、位置和颜色等之外，还交代了大小，“这些气泡直径从八十分之一英寸到八分之一英寸不等”。读者须知，八十分之一英寸是一个不到0.32毫米的数字！他还指出“湖上大概每平方英寸就有三十到四十个气泡”——这种现象在常人的眼中很可能不会存在。

梭罗对自然的观察到了这种让人愕然的程度，因为他说过，“我移居林中的一个诱因是，我能有闲暇和机会目睹春天的来临。”因此，他看到了春天的第一只麻雀，也见到了鸽子和雨燕何时在天空重现，也指出“乌龟和青蛙总会跻身春天的先驱和信使之列”。在第四章《声》中，他发现夜鹰在每晚固定的时间总会前来歌唱，于是庆幸“因此获得良机熟悉了它们的习性”。

数据是人类对世界认识的一种量度，也是对这种认识的一种记录，梭罗出于对自然秘密的探究和热衷，在《瓦尔登湖》里留下了大量的数据，有些数据到了小数点后面的第三位，他严谨审慎的态度可见一斑。

梭罗这种严谨态度在《瓦尔登湖》中最典型的表现是他关于瓦尔登湖深度的探测。“关于湖底，或者它压根就没底，有好多传言，当然，这种‘深而无底’的说法肯定没有根据。”他指出，很多人不动手量一下就轻信这种无稽之

谈，而个别前来测量的人也因为粗率马虎得出了怪诞的结论。“有人曾平趴在冰上向下张望，那重介质飘忽迷离不说，他那双眼睛中也可能充了水，又因为惧怕胸部着凉而感冒，所以草草得出结论：……千真万确，那就是冥河的源头和冥界的入口。”而有人则郑重其事地前来探测，“带着56磅重的砝码，一车一英寸粗的绳索，但是也没能找到湖底。因为，在砝码已经落到湖底的时候，他们还在松手里的绳索，就这样徒然地量着他们心中那不可思议、确实无法测量的深度。”他自己则“很轻松地就测出了水深”，所用的“工具是一根在麻袋上拆的线和重约一磅半的石头”，方法是“只要石头沉到湖底，我就可以准确地测出深度”，原因在于“在石头到达湖底而让我觉得轻松之前，牵拉会显得格外吃力”，最终的结论是“测出最深处刚好102英尺，或许还得算上已经上涨的5英尺，那就是107英尺”。有学者指出，梭罗得到的结果跟目前瓦尔登湖的实际水平略有差错，如果考虑一百五十余年来的变迁因素，我们会吃惊于梭罗所得数据的精确。

关于湖底，梭罗量取了好多数据，最终提供了一幅关于瓦尔登湖的全图和纵横两幅剖面图，并且以此为据，就测量进行了非常精彩的一番申说。（这幅地图绘于1846年，见于《瓦尔登湖》1854年的初版，当代的英美版本均会提供，遗憾的几乎所有中译本都略而不取，不知何故？）

梭罗对科学的热衷还见于他对文化知识百科全书式的涉猎，两年的湖畔生活，除了让他“摆脱干扰做些私事”，也使他得以有暇进行大规模的阅读。《瓦尔登湖》征引的著作很多，举凡文学、历史、科学、农业、地质、政治等等，无不收于笔下，从上古到当代，从欧美到亚非，无不穷搜毕罗，其丰富和浩瀚让人讶然。尤为让人吃惊的是，梭罗积极地关注着科学的发展，在他援引的作品中，有好多是同代人面世不久的成果。

梭罗关于语言具有专业学者的修养，在他就读哈佛大学期间大钱宁讲授的写作对他影响颇深，此外通过琼斯·威利丰富了他关于希腊文化及哲理诗人的知识，他亦曾暂居于奥里斯特斯·布朗孙家中，从对方学习德语。当然，他卓越的语言修养肯定源自求知热情和勤奋。

由于他对语言的特殊敏感，《瓦尔登湖》显示了卓越的修辞技巧，也给翻译导致了很大、很多的障碍，这一点将在下文专门论述。

四

梭罗珍爱富有原始力量的野性生命，崇尚融入自然的那种真率质朴的生活，因为文明时代的人类早已异化，早已成了文明的奴隶而丧失了生活的本真：“且看，人们已经成了自己工具的工具，那位饥饿时自发采摘果子的人成了农夫，

那位站在树下以求荫庇的人成了户主。”社会的分工已经使人们无暇于真切的生活，他们早已迷路，“不再露营过夜，而是定居于大地遗忘了天空”。因此，他这样热切地讴歌奔放无拘的生命：“这音符，由曾经野性未泯的印第安野鸡唱出，在众鸟的鸣唱中它肯定最为出色。如果它能保持天性而未经驯化，它很快就会是我们林中最知名的歌手……在所有的国度，对这种野生鸟儿的啼鸣和本土歌手的吟唱，诗人们都不会吝嗇赞词。”

《瓦尔登湖》是一部回归伊甸园的作品，是一部面对眼前世界矫弊的神话，也是对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面临天翻地覆变化的一种呼告。依照中国的标准，梭罗是一位虔诚的求道者，作为严肃的思想家，他捐弃了近代西方学者西方文化至上的狭隘观念和盲目自大，以恢宏的气度和开放的胸襟审视、甄别、接受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与工业文明相比，他更钟情印第安的土著文明；面对纷繁扰攘的西方物质主义，他将眼光投向了高贵的古代和卓越的东方。

《伊利亚特》是梭罗的挚爱，他多次提到这部文学圣经，在他心里，这部著作代表着人类一度矗立于天地间的英雄气质。印度教典籍也多次形诸笔端，他提到，“早上，我沐浴在《薄伽梵歌》那宏伟深远、关于宇宙演化的哲学中涤洗着自己的心智。”这部经典成了他借以鄙视俗世生活的一个符号，“较之东方的废墟，《薄伽梵歌》是多么让人艳羡向往！”他屡屡征引《圣经》或暗用其典故，并且，每每将

“异教”经典和世俗作品跟基督教的这部圣书并称，“当梵蒂冈充盈着《吠陀经》《阿维斯陀经》《圣经》、荷马、但丁和莎士比亚之时，当未来的时代能够相沿不替地将他们的成果齐集在世界这个巨大的论坛之时，一个丰富殷实的时代来临了，凭着这些库藏我们就可以期望最终达到天的高度。”英国十八世纪作家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曾有过“世界公民”的设想和呼吁，我们有理由认为梭罗就是这样的一位人物。

梭罗对中国传统典籍和思想的热情让我们更有兴趣。

林语堂先生这样说过，“在美国作家中，梭罗是最有中国气质的一位……如果将他的作品译为中文，没有人会怀疑它是一位中国诗人的手笔。”他尤其指出，梭罗的朴野、强毅和个人主义活似庄子。

《瓦尔登湖》所征引的儒家典籍相当丰富。

在第一章《简约地生活》中谈及真诚地面对生活的时候，他引证孔子的话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在第五章《远离尘嚣》中，梭罗论及“孤独”的时候说，精神的愉悦会让人获得自我满足，“孔夫子可谓一语中的：‘德不孤，必有邻。’”在第十一章《更高的原则》中，梭罗力倡对官能欲望的节制，认为这是人异于禽兽高于禽兽的表征，孟子的话进入了他的视野：“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他在热情讴歌春天化育力量的时候，录入了自己从法译本转译的孟子：